

○程兵(安徽)

在我的面前摆放着两张报纸，记载着一代革命先驱柯庆施身后的两次归宿——

一份是1965年4月13日的《人民日报》。在这张旧报纸显要的位置上，我看到了首都各界一万人隆重公祭柯庆施的报道：公祭大会由刘少奇主祭，周恩来、邓小平、彭真、李先念等陪祭，邓小平致悼词。公祭以后，柯庆施的骨灰盒移置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另一份是柯庆施之女柯友兰发表在《黄山日报》周末特刊上的纪实散文《我们是徽州人》，其中有

道，在距离歙城40多公里的南乡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里，曾经出了个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的大人物呢？

从县城出发，汽车载着我们在平直宽阔的杭徽公路上飞驰。不消一个钟点，便在苏村乡齐武的一处岔道，转入了一条狭小而又崎岖的乡土机耕路。沿着这条曲曲弯弯的小路，我们颠颠簸簸地来到了慕名许久的水竹坑。水竹坑因盛产水竹而得名。初识水竹坑，见这里果然是水秀山清，郁郁葱葱，古木参天，水竹掩映；一泓清亮奔腾的小溪，

水竹坑与柯庆施

这样一段话：1998年8月2日，经中央批准，我们捧着爸爸和妈妈的骨灰，第一次踏上了徽州的土地。这是爸爸离家79年后的唯一一次回归。我们把爸爸妈妈的骨灰撒入徽州的青山翠竹之中，完成了他们多年来同归故里的心愿……

岁月匆匆，峰嵘往昔几成湮没的辉煌；

前路漫漫，纷纭世事化作记忆的沧桑……

是啊，数十年过去，“弹指一挥间”。而今年轻的一代，倘若不是热心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人，有谁还知

绕村而去，不紧不慢地汇入遥远的新安江……

1902年7月10日，柯庆施出生在水竹坑的一户普通的人家。60多年后，已任中央高级领导的柯庆施在一次与他的子女谈起故乡时，是这样描述他心目中的水竹坑的：这地方处于歙县的极南端，比较偏僻，但却比她的名字还要美……春天，山坡上兰花遍地，幽香弥漫山谷；红杜鹃漫山遍野，如火如荼。夏天，松涛阵阵，翠竹摇曳，动人心旌。秋天，成串的红辣椒、褐色的山核桃、金黄的苞芦棒，充实着农家

的小院。冬天，刨开那厚厚的雪地下，竟然睡着鲜嫩的竹笋……

离村口不远，我们便见到了柯庆施的故居。这幢白墙黛瓦的两层楼房就如皖南山区随处可见的徽派民居一样，并无什么特殊之处。说是故居，其实早已住进了村民。而且事隔多年，已根本无法找到柯庆施当年所留存的任何遗迹了……驻足于故居前，面对那沙灰斑驳的墙面，以及那隐隐开裂的墙体，心头禁不住升起一阵淡淡的苍凉。好在故居边上，那片令柯庆施魂牵梦绕的水竹园，依然是青绿交

织,诗意盎然。柯友兰女士是这样描述这片竹园的:“……老家房子的旁边,有一片竹园,这是爸爸的乐园。摘一片竹叶卷起来,爸爸可以吹出各种音阶。此外,竹枝可做成弓箭,小竹竿可以做成钓鱼竿,垂钓碧溪上。冬天,刨开厚厚的土层,可以看到鲜嫩的竹笋,正精神抖擞。雨天,碎雨敲打着竹叶,清风扫过竹枝,一片天籁之声……爸爸时常独坐窗前,听着这大自然的音乐,静静地读着线装的古书……”我们漫步走进水竹园,听微风习习,竹叶婆娑。恍惚间,见一个名叫柯尚惠(柯庆施的乳名)的翩翩少年,正吹着竹笛,荷着鱼竿向我们缓缓而来……

我们知道你舍不下故乡的一切啊!不然在你故去那么多年后,为何还要携同你的夫人双双回归你惜别已近 80 年的故里家园呢?正像柯友兰先生所述的那样:“……自 1919 年爸爸 17 岁离开徽州后,就再也没有机会踏上那片土地。但他一天也没有忘记过家乡,他思念家乡的一切:他的老房子,他的线装书,他的水竹园,还有那清清的溪流,崎岖的山路,硌脚的石子……”水竹坑,盛满了柯庆施

悠悠的乡思乡恋。

初识水竹坑,我们信步于柯庆施终身挚爱的水竹园中;我们漫步在他当年往返的石板路上;我们饱饮着曾滋养过他整整一个少年时代的竹溪水……转瞬间,似乎一下子缩短了我们与柯庆施之间的距离,不知不觉间,我们走进了这位革命先驱不凡的历史册页之中——

柯庆施的父亲柯日昌,是个小有文化的开明人士,读过一些书,但无意于仕途,长大后便在合肥本家表姐家中当管事(表姐系李鸿章的儿媳妇)。大约 25 岁时回到水竹坑,从此不再外出。1910 年,由他牵头创办的“竹溪私立继述小学”开张,8 岁的柯庆施成了这里最早的一批学生。从这时起,一直到 1917 年柯庆施到休宁万安“省立第二师范附小”高级部就读止,“继述小学”一直是柯庆施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。由于他生母早逝,继母待他不好,所以,他那原本应该是天真快乐的童年时代,经常蒙着阴影。今天,我们拜读柯庆施 1940 年撰写的《自传》,不难从下面的言辞中体味出他当时那种苦闷和仇恨:

“……生母在我五六岁时就死了,我即同祖母一道。十岁时祖母又死去,遂使我同后母的接触开始密切起来;而逐渐产生了对后母的恶感;十四五岁以后,我也没喊过她一句妈。同继母的关系日益恶劣,产生了我日渐增长的反抗热情……”正是这种苦闷和仇恨,铸就了少年柯庆施刚强和嫉恶如仇的品性。1917 年,15 岁的柯庆施考入“省立第二师范”预科,其间除学习功课外,就喜欢阅读书报杂志。五四运动以后,他接触了陈独秀创办的《新青年》和《新潮》等进步书刊,自觉受益匪浅,过去那种“压迫强制的不舒服而产生的反抗情绪”,逐渐化为“与学校当局思想发生了根本矛盾”,使他变得“调皮与捣蛋起来了”。他团结了同班的一些人,“经常对不顺眼的事情表示出一些微弱的抗议”,因而,他成了学校的“捣蛋名人”,不管班上发生什么事情,不管他是否参加,最后被申斥、处罚、记过的总是他。有一次,柯庆施在日记里对那种认为“某些真理是永久不变”的论点表露出怀疑,让校长看到后找去谈了半天话,但校长始终未能将其说服。于是,校长非常生气,于 1919 年将放寒假的时候,给他父亲发了一个通知,说柯庆施是“不堪造就”的人,并以此为借口开除了他。这一年,他刚满 17 岁。

被开除回家的柯庆施,原本打算效法他的同学章衣萍,到南京报考南京中学,但受到了父亲的阻拦。面对这个“难以管教”的儿子,父亲担心由他独闯世界会有莫测的灾祸,因而企图用结婚的办法,将其圈留于家中。这是柯庆施青年时代“一个非常痛苦的时期”。此时的柯庆施已经接受了五四进步思



想的熏陶，狭小的水竹坑不可能再留住他那一颗动荡不定的心。与后母关系更为不睦，对旧式婚姻的不满与无奈，加强了他冲破羁绊、走出水竹坑的勇气和决心。1920年春，18岁的柯庆施毅然离家远行，在同学章衣萍的帮助下，找到陶行知，由陶行知写信劝说他的父亲，终于达到了到南京求学的目的。

在由歙籍教育家姚文采先生创办的南京中学，柯庆施仅插班学习了半年，便转入南京高等师范预科班旁听。在南京的一年，是柯庆施思想认识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。他在后来回忆这一年在他人生旅程中的重大意义时说过这样的话：“过去只觉得旧的不好，但所企求的新，究竟是什么呢？以前对此我是没有认识的。而这时，《新青年》所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，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使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道理蛮对……”此外，柯庆施通过另一同乡同学章钦民在北京参加“工读互助团”的关系，同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罗亦农取得了联系，并且书来信往，使柯庆施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帮助。渐渐地，在他心中日益树立并坚定了马列主义的信仰，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也是在这一年，柯庆施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，经常写信向他求教问题，探讨革命的主张。在刊发于1920年11月1日《新青年》第8卷第3号上的柯庆施致陈独秀的信中，这样写道：“……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，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厉害百倍，他一日存在，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未除。将来受他虐待，正不知要到什么地步，不能不同心协力，把这万恶制度，同时废除，使我

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幸福……”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一大批中国进步青年的心声，得到了陈独秀的赏识和器重。原来通过陈独秀的介绍，柯庆施和在上海为党工作的杨明斋、俞秀松取得了联系，很快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。同年冬天，又与任弼时、萧劲光等人一道，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，并参与《劳动界》编撰工作和上海机器人工会工作。1921年冬赴苏联莫斯科参加远东民族会议，荣幸地受到了列宁的接见。1922年夏天回上海，参加团中央的领导工作。同年，由张秋人介绍正式转为党员，成为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歙县人。以后的岁月里，柯庆施为革命出生入死，转战南北。他在白色恐怖下，发展党员队伍，壮大组织力量。特别是在加强党对安徽革命斗争的领导，努力开展安徽革命斗争活动中，柯庆施表现出超凡的革命胆识和卓越的组织才能。1928年11月，柯庆施离皖赴沪，担任了中共闸北区委书记，工作在白色恐怖之中。1929年同程子华一起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“湖北大冶兵暴”，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。1930年和1931年，又先后组织了驻湖北武穴的川军兵暴和驻河南许昌一带的夏斗寅、唐生智等部队兵暴，并将起义部队并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……在革命的熔炉里，柯庆施由一介文弱书生，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！

——1931年1月，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；同年夏天，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；次年上海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，奉调中央军委工作。

——1933年春，去华北组织抗日义勇军，领导察哈尔抗日同盟

军运动，后调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书记及组织部长；抗战时期，调延安中央党校和统战部工作，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；解放前夕，担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、石家庄市市长等职。

——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、南京市市长、中共江苏省委书记、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、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、上海市市长、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、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等职……

借助史料，我们追溯柯庆施曲折、光辉的革命经历，使他从历史的尘封中走了出来，真真切切地站在人们面前。

初识水竹坑，我们不仅领略了柯庆施故里迷人的水光山色，而且也清楚地看到了柯庆施真切的形象。“我们是徽州人……”这句他常挂嘴边的话语，蕴含着他对故里家园无限思念，也将作为一个徽州人的自豪溢于言表。

……告别了水竹坑，告别了柯庆施的故里，我恋恋不舍地回望渐渐远去了的一切，感受着汽车行驶中颠簸不平，眼中禁不住涌出了一股酸酸的热流……

